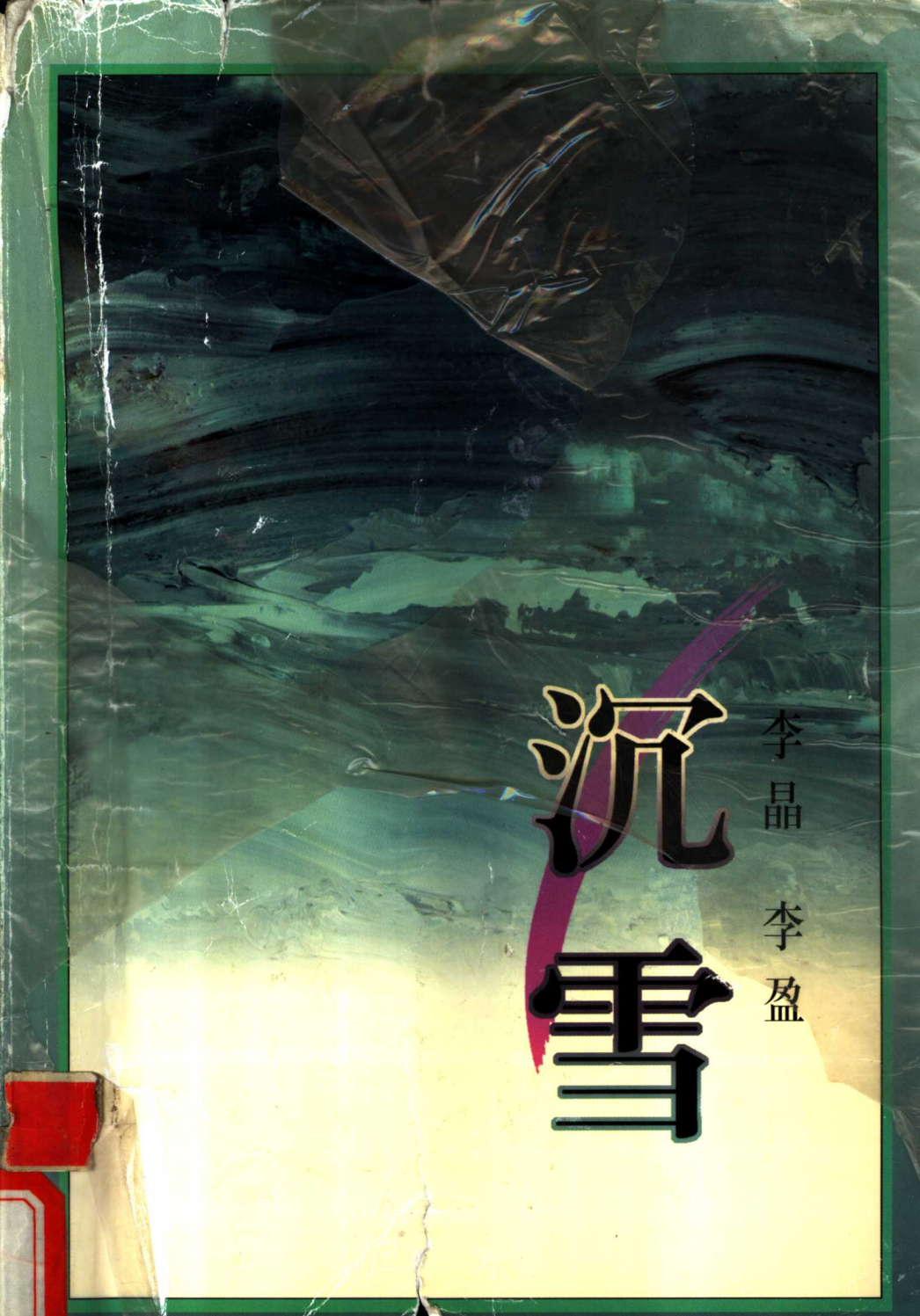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沉雪

李晶

李盈

一九九七年“台湾联合文学奖”获奖作品

在北大荒那样艰难的生活环境中，《沉雪》用非常低调的口吻叙述了所有苦难，很有黑色幽默的效果。

《沉雪》中的同性恋情节太美好。

主人翁一直离开群体很远，甚至也脱离了异性恋霸权文化这个东西，但这个部分她也很摇摆，因为她并不就是个同性恋者，而有点像是我们说的那种囚禁之后的同性恋者。

读之神魄为之震动。

——摘自“联合文学奖”决审会议记录

ISBN 7-5063-1483-5



9 787506 314831 >

ISBN 7-5063-1483-5/1·1471 定价：15.00

李晶

李盈

作家出版社

沉雪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雪/李晶, 李盈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8. 8

ISBN 7-5063-1483-5

I. 沉… II. ①李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8311 号

沉 雪

作者: 李晶 李盈

责任编辑: 杨 葵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05 千

印张: 12.25 插页: 2

版次: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483-5/I·1471

定价: 1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我们冷静地在生活中进行这种对照，恰恰
就是因为，我们目前的现状就是冷漠和遗忘。

——马塞尔·普鲁斯特

引 子

她在书架上找书，意外地发现，在一只旧夹子里收藏着那位画家的两幅自画像。她记不得这是哪一年收藏的了。这看去极其单纯的偶然，像是一个故意安排的情节。因为，就在一周前，她刚刚读完有关他的两本书，忍不住老是想着他，想着他这个人的生命真相。

出奇的静谧在房间四周持续，时间的游丝在窗外飘浮，两幅方正的自画像贴到墙上。她仰起头，以默祷般的心情瞻望它们。

——这是相当逼真的受难者的自画像。一幅这人头缠绷带，口叼烟斗，凹腮，突颧，眼珠蓝里透红，胡须也是红的。另一幅，绷带换作灰色毡帽，眉峰高耸，目光斜射，射出狼一般的警觉；腮上凹得极苦，仿佛从颧上一刀削下来，赭色的嘴唇隐在红胡须中紧紧闭合。

她十分清楚，这只不过两张胶印的画像，只是些线条的勾勒色彩的点染；不仅在时间上无法呼应，就是所谓灵魂间的对话其实也是无有通路的。可是，说不清什么原因，对这位忘我奋斗而致身心俱毁的绘画狂人，她无法拒绝心理上的沉迷，无法中止绵

绵的希望看穿点什么的注视。

他无语言，更无笑容。她知道什么样的痛苦和不安给了这张脸以如此的尖削与苍黯，简直酷肖于无期囚徒的面貌。

却有一些咄咄逼人的东西满浸在这面貌中，透过根根硬须向外放射——是狂放不羁的躁动？一往无前的顽执？或者，是卓而不群的孤寂？

是的，是这一切，这一切构成一个人非凡的性格，迫使一个人永远不得安宁自投于艰难的绝境，最终以消灭自己来成就艺术。

她想到，人是时间的一次性经历，由生至死，这过程定义为时间，其实质就叫做“活”。他的活，实在短暂之极，可他今日并未站到时间之外。他的肉身变作奇瑰的线条与色彩，变做画像，这是怎样一种缄默如水、又辉煌如火的再生啊。

她一直觉得，人是有普通和不普通之分的。而他这人却不只是不普通。他完全不符合我们所规定的关于人的一般标准。所以他的生存虽是相当悲剧的，却用不着谁来深表同情。实际上，在这个务实的年代中，艺术界早就拒绝继续对这个狂人做考定式的生平研讨，他们同商人勾结一起，正用金钱吞噬他遗留于世的精血之作。

——而对你来说，他又何尝不是一个空泛的标本呢？

她这样问自己，很快摇摇头。

当她了解了他的种种苦行及其奋战之后，她禁不住承认，她对那高贵的灵魂发生了倾慕。而在这独属于自己的格外安生的一隅中，自画像已占住一块地方，一种永在的孤高与顽执正在四围闯荡，时间的河水一层层退开，遂觉得自己比之往日更甚地对外部世界混淆不清，更甚地成为一个逃避于现世的人。

仿佛画像正化作一个背景。她已经感觉到他——邂逅过晚的故人正灼灼地向她盯视。

他目光锋利，带着穿透性，即使她打算走入另外的房间，仍难摆脱他。

她跪到沙发里，直着脖颈，将脸朝他挨近，几乎贴上他纸膜做的皮肤。她屏息静气，使自己与他的视线接拢——感觉出现空白，空间转换虚幻不真的图景。

她轻轻对他说，画家，我佩服你，现在，你深刻的灵魂正在我脑中生动着，可是，你一定知道，事实上，人的灵魂总是不可尽知的，所以，我们相距再近，免不了仍为两个隔膜的路人。

纯然的寂静里，她凝视画像，注意到一个几乎忽略掉的细节：

两幅画像都镀着阳光——阳光集束在他红色的胡须上——这是他瘦削面孔上最为突出的部分，它们简直纤毫毕现——而正是凭了阳光，它们才有了栩栩如生、锐利如针的效果。

这一发现使她记起，当他非常憎恨内心的寒冷和遭际的孤零时，他是多么地渴望阳光。

他是多么地渴望阳光啊！“我需要太阳”——他对他的亲人说。他说他要他的太阳原始、单纯、仿若悬于赤道。他决然地离开家乡，选择了那个古老而辽远的地方。

那枚太阳突然跳入他的视野，果真是他想要的。他欣喜若狂。首次见到那轮纯而又纯的宝贝，正在蓝得发紫的天空中静静旋转。他问自己——这是发生在古希腊的神话吗？

柠檬黄的太阳，白亮的山体，血红的树林，金海般的麦田……

他将手掌搭成方框，眯起眼睛，向空中嚷道：“真他妈的，那家伙，上帝，或者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，怎么造出来的？”

他进入节日般的狂喜。抓起画架，踱开大步，丢掉帽子，跃入爆炸性的创作旋涡里，异常急速地画，把粘稠的颜料扔到画布上。

为所欲为的时刻就像金子。烈日如火。他的才华他的向往，以及他的脾性，皆如烈火一般燃烧起来。他急速地画，迫不及待地抓紧第一印象的强度，掀起色调的风暴。

好像一个红头发的疯子，每天傍晚，他从郊外作画归来，晒得面目皆非——急匆匆穿街过市，光着脑袋尖着脸，沉重的画架压在肩头，腋下挟着大卷画稿——画稿冒着热气；蓬乱的下巴孤傲地伸向前方，脑门儿像被阳光剥了皮的鲜肉，两只眼睛是两个喷火的洞，总是不住地自己跟自己打手势……

阳光，那鞭打如火的阳光！

她不想在现刻重温这个满身光焰的人，因为贪恋于烈日下作画而晒出来地区性癫痫病，最终难忍其痛，仰面朝向太阳自行毙命的事实。她为他痛心。

——我也相信，人是生而自由的，只有人，能够将精神提升于自身之外，去争取一个辉煌的去处。可是，我无法相信，精神的大快乐最终能够抵消肉体上至痛的神话。

她深知，那头顶烈日的创造必是无比疼痛的，必是要以性命来做抵偿，因此，作为一个极端主义者，他是以苦行殉了他的宗教。没有神甫庇佑，没有魂兮复归，没有生灵可以不畏沧桑，他不会东山再起，永恒下来的，只是这类如画像的范本——精神的范本，再怎样高级，仍比物质的生命本身要喑哑得多。

视线有些模糊，应该离开他，却又不想。要再三思味那胡须上的阳光，是出于一种伤感的知心，这已成今日的功课。

她思味着，发觉记忆的天空中，一种东西在显形，能感到那份热烫。似乎她与画像之间，正在接通着什么，似乎一种独异并且绝密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。

她朝画像伸出手，胡须毛蓬蓬地触及手指，有种恍然若梦的感觉，她问自己：怎么回事，我，怎么回事？

她闹不清楚。房间里太静。

但是千真万确，是摸到了火苗般的热度。感觉着这热度，她挪不开自己了，被那可怖的奇效捉牢，心里头微微发疼，发紧。她明白了，这粘在胡须上的阳光必是有生命的——我太熟悉它——刚这样想，竟觉阳光扑地穿射过来，脸灼着了，眼内扎得慌，一股烈日久晒的糊味儿呛进喉咙。她想到冰块儿，冰块儿。

转身去厨房拿，门外一派雪原般的白亮——阳光处处有，处处有。她睁大双眼，站定在过道，愕然见到，白烁烁的阳光统摄四面八方，保护她的房间已经不在。

她独自站在麦田里，阳光无所不在地照耀着。

她非常惧怕太阳。那是一只火球，一只非人间的液态火球。它高悬在头顶，仿佛一枚巨大的金徽章，被上苍牢牢钉住——无限的光芒向她身上投射，她无处躲藏。身前是纷乱的麦穗尖刺的麦芒。一派金焰的天地里，一切都像在燃烧。

热灼的风暴从四面围袭过来，愈逼愈近，许多东西正在被点燃。麦秸、青草、人的汗毛和肌肤。空气里边流窜着咸腥的糊味儿。

小时候蹲在太阳底下，看邻居男孩握一只放大镜烧蚂蚱。蚂蚱由绿变花再变黑，千疮百孔地蜷成一只酥脆的虫干儿，在放大镜底下冒出蓝色的烟——现在是她罩在放大镜下头了，放大镜是整个天空，她在变成又小又脆的虫干儿，蓝烟一缕一缕在眼前缭绕。阳光已不再是阳光，而是喷雾般的辣椒面。她感到憋气，喉咙里头在呛血，血的鲜腥涌上鼻腔，想到心脏周围许多脆弱的组织正在膨胀。膨胀的结果，是呼一声爆裂吗？

那轮火球发青发黑了，像一只怪兽凶猛可怖的头。天地却越发灿烂，以一派宏伟气势环绕那颗怪兽的头浑运转转。

眼睛炙疼，用力闭上，感觉一道细细的汁液粘重地落下来。不是汗，汗早干涸了，早将焦脆的头发硬巴巴地贴在耳边。是

泪，泪像一道细细的汁液。这来自生命的最软弱又最顽强最没用又最慰藉的东西，一滴跟着一滴，洒向麦子，洒向土地；没有声响，没有色泽。

她想，人并非最宝贵的东西，人原是和草芥一样渺小的，却不像草芥那样自然安恬，人是充满痛觉的可怜虫。

但是，人却有一个大大的目标，活着，要创造奇迹，无论什么样的奇迹，都可以造出来。所以，重要的不是收获，而是怎样收获。镰刀虽小，可以打败机器，可以汇成汪洋大海，打一场人民战争；人在战争中经受洗礼，变得意志如钢。

她不知道，一再地体会渺小对她的损害有多大，只是一味地感到，那些昂扬的精神太庞大太具重量，自己这么薄弱，要将它们承受过来，哪怕只很少一点，也会被压死，因此，她只能视之为与自己绝对无缘的东西。这样一来就抵触了，抵触到强烈，竟从那豪迈之中感觉到疼痛。疼痛如此入骨，竟至于恐惧阳光。

彻头彻尾的暴晒，多像生命被点燃的过程——生命，将于燃烧中完结，这是怎样的一种辉煌？身体熔成一个通体灿烂却全不知其名的东西，在飞舞的光焰中，犹如金刚一般耀眼，干柴一般颤缩，最后，化为一缕烟气，挥发一空……

这么想真够绝望。却又怎能不绝望？此刻，她被单独钉在一块孤岛般的麦地里，除了忍受现眼示众的耻辱，不会再有任何前途。指导员临离开时回过头来扫她两眼，向空中挥一挥镰刀，厉声说，孙小婴，你原地留下——抓紧，你抓紧！

——抓紧。我一直在抓紧，你看不见？我一直抓紧，一直磕磕绊绊疯割疯赶，末了还是落后，落后。这落后的结果是拼尽全力换来的，你看不见。

——落后，落后是什么？是消极怠惰，笨拙脆弱，还是那个再怎样卖力也别想改变的生就的姿态？

人声鼎沸的场面忽然消逝掉，一切皆被炎热与遗忘吞没。耳

畔总是自己一个人的声音，仿佛偌大的世界只由自己一人独占着。然而，哪里会有真的遗忘，真的独占呢？时刻感觉到那个集体，方阵般的集体，像一支沸腾的吞了火药的大军，正在东面百米远的地方酣战着，看得见那边的天空泛着一派赫赫红光。卑缩的心感到那个世界遥不可及。不安地想，那个时刻就要到了——他们就要班师回朝了，她和她的孤岛麦地，成为他们胜利视野中一枚突然扎入的钉子，批判会很现成地开起来，她像白骨精显形一般的好看……

她对着金光缭绕的世界发愣，茫然望前方，前方总是麦海，无边无沿的麦海，就是到了下辈子也割不完——她切齿地想：阳光是一种残害，收割是一种残害，而我永远永远，是最后一个！

但是……什么东西忽然一跃一跃……长了脚似地向她这边靠拢？

——初看像一只纸船，纸船金黄色，贴着麦梢儿最上一层，无声地飘浮过来。近了，看清是一顶草帽。草帽破着沿儿，歪斜地扣着，草帽底下一张脸——他，挑着一副水桶。

会有人挑水过来，这令她吃惊。她不让这吃惊显露出来。默默地蹲在桶边，一口一吹地喝个没够。一边留意他是个伤员，左手割了重伤，绷带吊着夹板，在胸前平搭。

等候她喝水，他脚步悠闲地在一旁溜达，眼睛不住地四外望。

她有些羡慕，想，做个伤员多好啊，做个伤员就可以像贵族似的了。

她一向怕喝烫水，越怕就越喝得慢。发觉自己在被观看——有什么好看的？觉得我惨吗，我这张被汗水蛰肿的脸惨？像一只被开水烫过的西红柿？知道吗，这是一张见不得太阳的脸，往常它苍白如纸，一经日晒脸皮就要淌出血来，没办法，天生的，我

拿自己没办法。

被她严肃地迎视，他把眼睛挪开了。她却突然有了一个重要发现，更加灼灼地盯住他。他的脸方形，棕色，在草帽底下默然静着，强烈阳光被帽沿儿接住，筛下来一圈细密的光斑，使那脸罩在一圈阴凉中显出许多优越的朦胧。

她望着他——不是他，是草帽。那一圈阴凉将她有力地勾住。心里一阵抖动——把草帽给我吧……给我吧给我吧！

——这渴求他不会想到。草帽被那只好手摘下来，一翻一翻地在脸侧扇汗。脸的线条由生分转为柔和，眼睛里边有内容地闪光。

我可以帮你——他说。声音不真。

她没理会他，转过身去扎麦捆。躺下的麦棵整个用膝盖压住，掀起两头的要子扭拧一处，拧紧，使劲拧紧，手指又被麦秆儿划破，麦捆上沥出血——捆扎像一个表演，她努力而又吃力。脑袋里边控制着，别去想那个东西。可是，心里为何如此难过？

人，需要阴影，如同需要水。此刻，深深悟到这一点。

不能得到那顶草帽，竟然觉得比喝水之前更为干渴。

……那一片小小的阴凉，那一顶破了沿儿的草帽……她喃喃念叨着，几乎落下泪来。撂下麦捆，起身拾镰刀，却发现，镰刀直插在地里，那顶草帽，正悠悠地挑在刀柄上！

她不相信自己的双眼。可它确实就在那儿。像一只乖巧的生物，安闲摇挂着，静静吸嗅着麦田的气息。

她忘却一切奔过去，将草帽抓在手里，想也没想就扣到头上。

太阳一下子缩小了，一下子往后退了。那么轻微的凉爽，那么巨大的舒坦。周围一切全数变得柔和起来。帽沿儿上，细碎的光斑温静地亮着，再也不扎眼睛，麦芒的尖刺摩擦着头围，再也戳不着脸皮——啊，多美。她闭紧眼睛，贪馋地大喘一口气。

遮护仅是片刻的事——她忽然感到不安……像一个捉弄，或者一次遗忘，她想。决断地将草帽摘下，高扬在手里，朝那个快要隐没的身影猝然喊道：喂，你的草帽！

她被自己的举动镇住，而自己的叫喊掀起来的回声尤其令人惊异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样超越本意。她急步追上去，站住，将草帽扔到他脚前的麦茬地上。

他返回来了，又走掉。

独臂挑担的身影在一颠一晃地远去。她盯着那片扇形的后背。他的工作服撕破了口子，肩头一片亮肉裸在阳光里。看不见的风吹拂着他，他经过的地带麦子分开又合拢。草帽遮护着他的头飘浮在麦海中——那圆圆的金黄色的边轮，在视野里面轻轻转着，化为一只移走的船，一粒消逝的金点。

阳光依旧，依旧鞭打如火，依旧发黑发白。疯狂的毒焰掀卷着嗜血的威风。东面界地上响起一串哨音，灿灿的光芒里剪出芸芸人影，麦浪裹挟中，人群像被风吹鼓了的线团，蠕蠕地滚动过来。

她怔着脸，一再地回味那片小小的阴凉——一瞬间微如滴露的感受，一个算不得什么的小经历，却同现实截然分离开。那刻不想承认的，此刻竟然推拒不走；还原着那份感动，暗暗发觉，心灵间，最空缺、最遥远、又最敏锐的部分，骤然明朗了。

眼里一阵酸痛，看身前的麦穗麦秆全数昏花起来。缓缓将头抬起，紫色的脸仰向天空——哦，我是要什么？

是要乌云，乌云，我要乌云——灰蒙蒙、阴沉沉的乌云。我要它们；要它们遮蔽我的天空，我的身体，我整个的身体！

——好多年过去，她就这样又见到年少的自己——

上 部